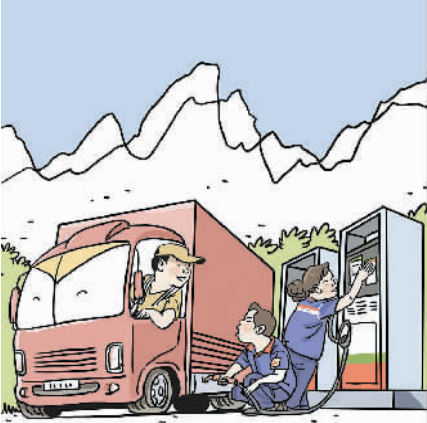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深山小站里的夫妻



赵春青 绘

本报记者 邹明强 本报通讯员 刘华 杨建波

马安加油站距离湖北鄖西县城44公里,地处秦岭南麓,王东和妻子余荣在这个小站坚守了14年,一天也没有打过洋。

王东今年41岁,2005年10月入职中国石化鄖西分公司,2006年,公司试点小站改革,马安加油站因地处深山无人愿意接手。想到自己就是马安人,妻子当时刚生完孩子,王东便带着妻儿回到老家,接手了这个深山小站。

“刚来到站里的时候,正赶上乡道改造,路面坑坑洼洼。车子一开过漫天灰尘,就像沙尘暴一样。”王东回忆说,后来经济发展了,生意也忙了起来,特别是在春节前,来加油的车子都要排长队,“最忙的一天卖了8吨,加了近600单油。”

为了方便往来的司机,加油站24小时全天候服务。“半夜、凌晨一两点钟起来加油是常有的事儿。”王东说。

一个冬夜,凌晨两点左右,气温已经降至零下,一位外地司机敲开了加油站的门。原来他驾驶的货车没油了,只好停在距离加油站几公里外的路边,自己一路走过来求助。王东了解情况后,二话没说穿上衣服,装好一箱柴油,骑上摩托车,载着那位司机把油送到了货车前。司机握着他的手表示感谢时,才发现王东的手已经冻僵了。

最让王东难忘的是2007年8月8日的夜晚。

那一晚,马安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水,当时,洪水从河道漫上了马路,加油站也进了水。第二天早上6点,加油区积起了及腰深的水,眼看加油机就要被淹,油罐也被水冲了起来,情况万分危急。

王东夫妇把1岁的儿子用绳子拴在了二楼,夫妻俩趟过洪水,奋力用铁钎将院墙砸开一个水桶大小的洞。水终于排出去了,而王东的手因为用力过猛,被磨起了3个血泡。

洪水过后,加油站到处都是淤泥,附近的村民闻讯后赶来帮忙。有的开来了铲车,有的拿着铁铲助一臂之力,当天下午,加油站便恢复了正常供油。

从那之后,夫妇俩和村民的关系一直很好。农忙时节,耕地的拖拉机没油了,王东会直接送到地头,村里的工地建设需要用油,他也会及时送油进村。

为了保证来往的司机随时都能加油,遇到亲戚家办喜事,他们只去一人道贺,逢年过节,也只去一人走亲戚。“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人留在小站。”这是夫妻俩共同的约定。

樊姐不凡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通讯员 邝雅丽

过去10年是“的姐”樊惠芬人生中最难的10年,离异、独自抚养女儿、父母相继去世……然而,这一连串的打击,并没有压垮她。

2010年,樊惠芬手握方向盘,成了“的姐”,大家都叫她樊姐。

广州有3万多名出租车司机,“的姐”人数却很少,樊惠芬所在的广州公交集团白云(广交)公司有近200名“的姐”,只占企业司机总数的约1%。

刚入行时,樊姐既要照顾儿女,又要在行业中摸爬滚打,非常不容易。“只要努力奋斗,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那段灰暗的日子里,她一直用这句话鼓励自己咬牙坚持,并用优质服务收获乘客点赞。

几年后,樊姐主动把出租车换成了多功能无障碍车型。一个女司机选择驾驶这种出租车中的“巨无霸”,很多人不理解。

原来,此前樊姐的母亲全身瘫痪,出门求医时多有不便,母亲离世后,为了帮助更多行动不便的老人外出就医,她便换了车型。

生活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樊惠芬加入了爱心车队,用善意温暖更多的人。

1月22日,广州市花市开市首日,樊姐和其他爱心出租车司机一起,义载一群古稀长者前往海珠花市畅游,让老人们感受花城春日的暖阳。

疫情暴发后,她果断加入白云(广交)公司组建的广州防疫应急爱心出租车队,和192名爱心出租车司机一起投身疫情防控,为一线医护人员出行、交通枢纽发热旅客就医等提供爱心义载服务。驾驶着出租车,奔走在钟落潭、萝岗、市桥等地,那段时间,她接的爱心单数在192辆爱心出租车中排名第5。

如今,樊姐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不仅自己找到了另一半、住进了公租房,女儿也考上了大学。“只要努力奋斗,没什么过不去的坎。”面对生活,她依旧乐观坚强。



6月11日,首个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出现,拉响北京新的疫情警报。6月16日深夜,北京市应急响应级别由三级调至二级。

疫情再度来袭,无数人也再次行动起来。

19家市属医院的医务人员火速驰援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地坛医院,他们中有人刚从武汉战役归来,有人

是二度走进地坛医院,还有情侣毅然推迟婚礼报名加入。

近10万名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和下沉干部参与了北京7120个社区和村庄的抗疫“保卫战”。

7472名来自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和疾控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烈日下“全副武装”为市民采集咽拭子,日采样人数从每天的8000人增长到

近50万人……

这个夏天,这些重返“战场”的普通人在北京翻滚的热浪里传递着温情、希望和力量,厚重的防护服、口罩和护目镜之下,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模样,但他们却正在用自己平凡的方式负重前行、照亮你我。

——编者

医生兰晓曦：“患者多,压力大,但工作很平稳”

本报记者 姬薇

“我所在的病区有36位病人,再有一周左右时间应该都可以出院。”7月1日,记者采访北京宣武医院血液科主治医师兰晓曦时,作为北京市属医院支援地坛医院的24名医生之一,她已经在地坛医院病房工作了近半个月。

出征前,为方便工作,宣武医院援鄂医疗队队长亲自为兰晓曦剪去长发。短发的兰晓曦显得更加干练。

“第一晚没怎么睡着,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有些紧张。”兰晓曦回忆说,6月17日进入病区后,她和战友们快速熟悉了工作环境、工作流程和医嘱系统操作。

6月18日,兰晓曦所在的工作组又接管了一个新病区,虽然病区已经扩充到3个,但新病区一开诊,很快就收满了患者。近30名新患者入院,让大家忙碌不已。当天值夜班的兰晓曦和同事在深夜12点后又收治了5名患者。

“患者多,压力大,但是我们的工作非常平稳、顺畅。”兰晓曦说,这归功于病区科学的管理和合理的人员安排。

她告诉记者,有关患者的重要数据和信息需要及时、准确地传递给隔离区外的同事,用于完善病程、规划治疗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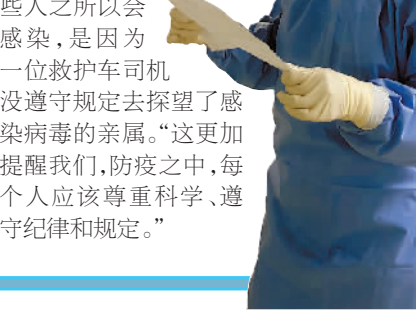
“一开始大家记录在纸上,但因为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不同,可能对后期信息辨别

产生影响,所以大家开动脑筋,设计了格式统一的患者信息表格。”兰晓曦说,这样一来,在表格上记录信息,再用病区专用的联络手机拍照将信息传出,方便高效。

“有没有发热?有没有咳嗽……”查房时,兰晓曦会有意多向病人询问病情,生怕漏掉细节。另外,她也会格外关心病人的心理问题。在兰晓曦和同事的细心治疗下,患者从刚入院时不爱说话,变得慢慢爱跟医护人员交流,积极配合治疗。

虽然在地坛医院抗疫一线工作时间不长,但兰晓曦对这种传染病有了新思考。她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给群体造成的影响远大于个体,大多数个体经过治疗康复出院,就像是生了一场重感冒。

这些天,兰晓曦在驻地酒店读完了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所著的《血殇》,被书中一个事例所触动:一家医院很多医务人员死于埃博拉病毒,通过对病毒溯源发现,这些人之所以会感染,是因为一位救护车司机没遵守规定去探望了感染病毒的亲属。“这更加提醒我们,防疫之中,每个人应该尊重科学、遵守纪律和规定。”



护士长刘敏：1.5万次的“亲密接触”



本报记者 兰德华

北京仲夏,骄阳似火。为市民们做咽拭子核酸采集的简易帐篷像要被晒化了一样。

帐篷下,刘敏一手轻扶市民的下巴,一手将咽拭子的一端迅速探进市民口腔中擦拭,没等对方反应过来,采集已经完成。厚厚的N95口罩、面屏与护目镜后面,她的脸早已浸泡在汗水中。

连日来,这是刘敏和同事们的日常。

6月18日,航空总医院神经内科中心总护士长刘敏收到紧急通知。当天,医院成立了一支200多人的应急采样队伍,并从中抽取70名精兵强将组成医疗梯队,支援北京地区核酸采集。

医疗队10人一组,分为7组,保证一周每天都有人“出任务”。临危受命,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的刘敏,成了第一小组组长。

刘敏告诉记者,咽拭子采集主要是用

咽拭子擦拭采集对象的左右扁桃体和咽后壁。参与采集的市民最小的两三岁,最大的八九十岁。

作为组长,刘敏除了日常采集工作,还有一项重任,那就是严格监督和检查队员们各环节的防护工作。

“防护衣怎么穿,口罩怎么戴,手套戴几层等等,这些都有明确的顺序和要求。”刘敏说,“我们的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因为你不知道人群中,哪一个人携带病毒。”

为防止污染,穿上防护服后,医护人员的手不能乱动,更别说话喝水。日头火辣,地表温度在40摄氏度以上,防护服里的温度可想而知。采集过程中,工作人员每过半小时或1小时就要给周围环境喷洒酒精消毒,这时也会让队员防护服上喷一些,起到降温作用。

医院给医护人员发了尿不湿,采集任务量特别大的时候,他们就会穿上。“长期的工作,医护人员都练就了长时间不喝水、不上厕所的本事。”刘敏调侃道。每一次的采样工作,通常会在晚8点左右结束,但有时会持续到凌晨。

除了核酸采集,医护人员还要负责各专科室的日常工作。“常常有人下了夜班,来不及休息就穿上防护服去了采集现场。”刘敏说,这支队伍里,年龄最大的49岁,最年轻的22岁。

截至7月1日,医疗队先后完成市、区两级采样任务8次,累计现场完成1.5万名市民的咽拭子采集。

“七沟一川”巡线记

的他 and 供水管道打了几十年交道,地埋管线走向如何、哪里有分支管道、有多少阀门……在他的脑海里一清二楚。

黄陵矿业28口水源井是矿区及黄陵县店头镇周边地区数万人生产生活的重要水源。供水管线主要分布在双龙镇的“七沟一川”,管线长60多公里,有70多个主阀门、38个跨河弓管,管道使用已近30年,渗漏、破裂、爆管现象时有发生。白广全几乎每天都和同事骑行数十公里在野外巡查管道,有时凌晨还在处理漏水点。

休息片刻,白广全带领大家起身继续前进,他们骑着摩托车颠簸了半个多小时,来到距离厂区最远的一个泵房——瓦窑沟水泵房。



一圈、两圈……在泵房里,输水管道上一个主阀门经过几个人轮换旋转,才将调节丝拧到合适位置。只见白广全和同事拿着油脂涂抹在丝口上,不停转动阀门转盘直至活动自如。

“这是润滑阀门丝口,避免阀门长期不活动出现锈死情况。”白广全一边抹着油脂一边说。像这样的重复动作,白广全他们每天要进行数十次。新工马宇平说:“有次跟着师傅出去干了一天活,回来后手抖得都拿不起筷子。”

从瓦窑沟出来的路上,细心的白广全看到一处跨河弓管阀门有滴漏现象,他立即停下脚步,顺着管道爬梯爬上几米高的弓管查看。“老白是个直性子,事事都是抢着干,小问

协调。有的小区没有电梯,队员们就只好爬楼梯。

结束一天的工作,脱下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流调队员们个个像水洗过一样。“里面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带的手套直接都能滴出水来。”孙冰浩告诉记者,入户期间,为了不上厕所,队员们都会尽量少喝水或不喝水,一天下来,很多人都出现了脱水的情况。队员们调侃说,“咱们这回可真叫练三九、练三伏了。”

通过询问患者发病前后的暴露情况、接触情况、就医情况等细节,勾勒出清晰的病毒传播链,这是流调人员的看家本领。而确诊病例行动轨迹的详细回忆,也要归功于流调人员“搜集情报”的能力。

“流调要从14天前开始回忆,去过哪些地方,接触了哪些人,这需要流调人员耐心启发,提出关键时间点帮助回忆,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孙冰浩说,流调人员一般还会通过查询支付信息、公交卡信息、消费记录情况以及打车、订票等消费APP帮助被调查者进行精准回忆。

据她介绍,在此次流行病学溯源过程中,特别加强了对大数据的运用,首次采取调取全市各类监控录像系统、手机定位系统等手段完善流调信息,大大提升了流调质量。

“我们是和病毒赛跑的人,我们的脚步快一些,就能早一点儿阻断病毒传播。”孙冰浩和同事心里的弦始终紧绷着。

绘画 赵春青

题都早早处理,从不拖泥带水。”跟白广全共事了十几年的“老供水”彭雪礼深有感触。

下午5点多,一行人顺着管线往厂区巡视,突然一声大叫让所有人都愣了一下。原来,正在河边检查管线的马宇平扒拉草从时发现了一条一米多长的蛇。

“离远些!这蛇看样子像是‘土布袋’,有毒!”白广全顺手捡起一根棍子,小心翼翼地将蛇赶走。

“野外巡视,经常会碰见蛇、土蜂,遇见后绕着走,不招惹它。”白广全分享着自己的“安全经”。

夕阳西下,五六个人在影影绰绰的月光下越走越远,身影逐渐模糊……